

雷鳴遠的故事（下）

李清如

天主教徒夫婦道出 戰地逃生神助經過

中條山區撤退渡河

民國三十年五月八日，侵華日軍對中條山戰區作第十三次之總攻。時經三日，全區陷敵。因戰事激烈，國軍死傷甚衆。陣亡的將領有第五集團軍會萬鍾總司令、第三軍唐滙源軍長、十二師寸性奇師長等。華北督導團是隨該集團軍行動的政工團體，全團人員有三分之一戰死，三分之一被俘。渡過黃河而倖存者也有三分之一，筆者就是後者之一，且是全團過河的第一人。

走筆至此，對於華北督導團所屬六個工作隊的分佈情形需作簡介，然後才好續述下文。

顧名思義，華北督導團的工作隊，當然都分佈在華北各省內，但因現實環境限制，實際僅及豫魯三省。第三工作隊在豫西，第五工作隊在豫北，因無戰事，未受損失。第一工作隊在太岳山區，第四工作隊在太行山區，稍受影響，損失較微。第二工作隊在中條山西區，第六工作隊在中

條山中區，團本部亦位於此。而此次主要戰場在中條山中區，因而團本部與第六工作隊傷亡最多，損失最大。筆者時任第六工作隊少校副隊長，而報導雷神父成神的杜諾與張儀夫婦，均是第六工作隊的督導員。

當時，第六工作隊隊部設在中條山中區重鎮垣曲城以西十公里的萬里村。因該村是中條山與熊耳山之間的一個黃河渡口，本隊爲了便於推展工作，乃將隊部設在此處。三十年五月八日清晨，就遠遠聽到日軍攻擊山地的砲聲，這在戰地是常事，本隊人員當然也不會放在心上。到了中午，砲聲漸稀，已聽到槍聲。在戰地流行有兩句俗話：「新兵怕砲，老兵怕槍。」在槍聲大作時，情況就嚴重了。就在這時，原派在垣曲北境泉落鎮的小組人員，被戰車所迫，退回隊部。報稱日軍已攻下橫嶺關，進陷泉落鎮，現正向垣曲城進攻。周庚戌隊長聞訊後，即時召開應變會議，主張向團部所在地的密村撤退。我向他建議：在隊本部撤退時，可留下一二人潛伏在垣曲，好作敵後工作。但無人響應。我便又說：「你們若無人留下，我願留下。」我的話甫畢，周隊長就率領

全隊人馬爬山越嶺西去。

這時隊部已將五月份米麵全數領到，我就想藉米麵作爲潛伏工作的本錢，找來一兩個里鄰長，將米麵送給他們，拉攏情感，好潛伏下來，作敵後工作。不意周隊長走後不久，其他機關人員湧到了萬里村。原因是來搶渡口，想過河逃生。因本隊平常與中條山中各機關都有來往，他們來到萬里村，首先就來隊部找我。他們有的沒水喝，有的沒吃飯，於是庫存的米麵派上了用場，燃料不足時，就以所存的宣傳品，作爲燃料。總而言之，我爲他人忙了一夜，自己連合眼休息的機會都沒有。翌日天明，由四面八方集聚在萬里村想過河的軍民，爲數上萬。其中較高級的人員，大都聚在我的隊部內，於是大家共商應變辦法。因大家都不是作戰部隊，無力參戰，唯一逃生之法，就是設法過河。其中較高級的機關尚帶有電臺，即時發電向洛陽長官部請求當晚夜幕低垂時，令南岸的六艘渡船，開船過河渡人，否則這上萬人員都要白白犧牲了，旋接長官部回電允准。於是我們再商議用船辦法，以免發生搶渡情事，造成船難。決議將全部人員分爲六組，每組用一

船，周而復始來渡人。並規定病患婦孺先上船，健壯者留後，官階高者最後走。因此秩序甚佳，在一夜之間，便將上萬軍民全數送到河南。筆者原想潛伏在垣曲作敵後工作，但因潛伏本錢（米麵）被來客吃光，且便衣尚未寬妥，再加上一日之間，聽到不少來人談及華北督導團損失慘重的噩耗。團本部不存在，自己潛伏下來，又有何用？再加一日之間，所交的新朋友的敦勸，還是過河為上策。乃隨大家乘最末一次渡船，渡過黃河，成了華北督導團伴存過河第一人。筆者安抵黃河南岸，首要工作就是打聽團本部的下落。而華北督導團的電臺，過去每日均與設在洛陽的河南站、西安玄風橋的陝西站，以及重慶軍統局本部連絡。因洛陽較近，我便首先趕到洛陽去打聽，但毫無消息，然後又趕到西安，也無所獲，就知華北督導團凶多吉少。好在西安站負責人侯定邦先生告訴我，李副主任敦宗將軍由重慶歸來，路經西安，現正下榻西京飯店，李廣和團主任正由晉西克難坡過返西京途中。我獲情後，就奔西京飯店去晉見李副主任。當我見到李副主任時，他劈頭就問：「你是由中條山回來的？」「是的。」「團本部現在何處？」「我不知道！」「你的隊部現在何處？」「我也不知道。」「啊！你上不隨團，下不歸隊，那你是臨陣脫逃，我要軍法從事，要槍斃你！」

這是李將軍過於關切華北督導團的氣話，我問心無愧，當然不放在心上。於是我再將第六工作隊撤退情形，與在萬里村營救上萬官兵的情事，和盤托出，重述一遍。並聲言我到西安，是來

打聽團本部的下落。李將軍聽後，才瞭解此次中條山戰事與往昔不同，華北督導團的前途多半凶多吉少，才心平氣和的說：「團主任不日由晉西歸來，對華北督導團的善後工作，不久就有個決定，屆時還得借重你的長才，要你再辛苦一趟，你靜候消息好了！」

為了收容本團在戰後伴存過河人員，重振本團工作，就得在距中條山較近的澠池縣境成立收容所。三日後，正副主任再度約我到西京飯店，當面任命我出任華北督導團收容所隊長，交付我部分經費，即時展開收容工作。我趕到澠池縣境後，就在城北十公里的李家密，寬妥數間空屋，作為收容所址，先在大門上掛起華北督導團招牌，繼在車站上與城門口貼上收容所的地址條，就開始了收容工作。自收容所成立以後，每日都有人前來報到，過了二週，已有七八十人之多了。這些劫後歸來者，都異口同聲稱頌我是華北督導團重生第一功臣。他們大多是團本部與其他各隊的人員，獨缺第六工作隊人員，由此可知本隊損失慘重。

槍下留人九死一生

時過一月餘，始有本隊書記杜諾與督導員張儀夫婦二人，由晉轉陝來豫報到。因張儀是女眷，不便與其他隊員擠大廳，遂將我住的一間小屋，讓與他們夫婦倆居住，我暫時去睡大廳。

時過二日的中午，杜張二人邀我去他們的住屋吃小鍋飯。我以為他倆以部屬待長官來致謝，乃當面拒絕說：「你們過去曾在敵區落難，而現

在又經濟拮据，我怎能再受邀去打擾你們呢？」他倆接著說：「不是專為致謝請隊長一人前來，乃是因為還願，買了半斤肉、四兩酒，僅我們三人吃一頓。務請隊長不要多心！」

他倆都是天主教徒，我一聽他們說「還願」，這是有違教規的事。天主教徒為了禳災或祈福，只有「望彌撒」之說，沒有「還願」之辭。於是我就指正他們說：「你倆都是天主教徒，怎能說外行話呢？」杜諾說：「上帝固然只有一神，但上帝之下，天下還有不少的神祇，我倆這次在中條山落難，就是蒙諸多神祇前來救難，才得倖存，因而方有還願之舉！」

天主教本是一神教，除了上帝與基督外，不信他神。於今這兩位天主教徒竟說天下有好多神祇，更引起我的好奇心。為了探求他倆落難時，曾受何方神祇救難，也就答應了他倆的邀宴，去吃他們準備的謝神飯。我們三人一邊吃午飯，一邊談起他們在中條山落難的往事。其中主要情事，大都由杜諾述說，張儀有時來補遺漏，敲一下邊鼓而已。

首先由我發問：「五月八日晚你們離開隊部，在什麼地方，什麼時間遇上日軍的？」杜諾回答：「離開隊部就向團本部進發，於九日清晨在原土坪小村與日軍遭遇，隊伍被衝散，乃各自逃生。我倆因帶有便衣，即時躲入民家換上，變成老百姓，想躲過此劫。不意被日軍識破，仍要追問。因隊本部過去曾在泉落鎮服務多時，張儀曾作過該鎮國小教員，於是以天主教徒身份在泉落鎮當小學教員為職業來回答。日軍半信半疑，突

又搜身，竟在我的衣袋內，搜出一張上尉軍裝照片，我當時雖辯稱是兩年前的事，現在已退伍。他們不相信，就由帶隊班長下令，以中國抗日軍官罪名，立即槍斃。張儀也以對皇軍說謊罪名，一同處死！」

援著張儀補充說：「當日軍把我拉到村外，就令我跪在路旁，在執行死刑時，突有日本憲兵前來喝阻：『她是一個女人，你們為何要槍斃她？』日軍回答說：『她是中國軍官，而且是個說謊者，理應槍斃！』你們將人交我由我來審問。』即刻就轉頭向我發問：『妳是什麼人？為何被日軍逮捕？』『我是天主教徒，除在垣曲縣傳教外，並兼任泉落鎮的國小教員，因貴軍攻到泉落，我們只好逃到這裡，竟被日軍追上而俘。』『我也是吉力基督，咱們是教友。妳還有什麼人在此？』『還有我的丈夫被日軍留在那邊！』日本憲兵接下就領着我走向那邊。這時日軍正舉槍作瞄準狀，要槍斃杜諾。那個日本憲兵見狀，就高喝槍下留人。俟日本憲兵向杜諾問話後，大致與我相同。他接下就對日軍班長說：『不能無辜殺人，要取證據，他們既說是天主教徒、泉落鎮國小教員，起碼要到泉落鎮查證以後，才能處理，現在由我帶他倆到泉落鎮先行查證好了！』」

杜諾說：「就此我倆隨日軍憲兵回到泉落鎮，因本隊曾在泉落鎮服務年餘，每星期日都到天主教堂作禮拜，張儀曾作國小教員，日軍先到天主堂，後到國小內去求證，都係事實。我倆的性命因此得保，但未獲釋，旋將我倆以俘虜身份，由山南送到山北，關在翼城城內。因我們沒有良民證，僅能在城內行動，不能出城。」

一陣狂風吹熄馬燈

「我倆是晉城人，此時此境，對華北督導團已不存任何希望了。一心一意，只想早回晉城老家，跟家人團聚，別的都不想了。但因不能出城，心裏很焦急。一日，在逛街中，忽聽到一個老婆婆操晉城口音，古人說：『人不親土親』，我倆就循聲找到了老太婆，用晉城話一搭訕，就變成小老鄉了。我們就將心意向老太婆說出。老太婆對我們想回老家，非常同情。他就指點的說：『日軍進攻本城時，曾將南城牆用大砲攻陷一個缺口，距地僅有一丈高，你們如想出城，可以從那個缺口跳城，就可逃出去。』

「經老太婆指點以後，我們就以逛街的姿態去找，果然找到了缺口。但那個缺口的城頭上，仍有日軍站崗駐守，不能輕易走近。於是我們選擇一個無月星暗的夜晚，乘黑摸到那個缺口，順牆溜下。因有丈餘高，落地時，發出冬冬兩聲，竟被城牆上的日軍聽到，一面大吹哨子，一面通知守城門的日僞軍，率隊前來搜尋，因缺口距城門不遠，很快就有廿餘人前來搜查。首先由缺口下處尋找脚印，因城外都是細沙，一向禁人行走，我倆的足印非常顯著，他們就用手電筒與氣死風的馬燈，循着脚印朝我倆藏匿處走來。我倆當時因走避不及，只好躲進城壕邊的矮樹叢。眼看他們就要前來，就在此時，突起一陣狂風，將我們的脚印壓得無影無踪，他們無法跟蹤進行，接着又將他們所提的氣死風燈吹熄了。其中忽有日

軍大喊『有鬼』，日軍最怕神鬼出現，一聽有鬼，就掉頭向城門跑回去，不再搜索。因為他們有一支手電筒作嚮導，他們的影子我還看得清楚。俟他們回城以後，我倆才從矮樹林中爬出來，摸黑向中條山方向奔去。俟翌日天明時，深入中條山約有四十華里的一個較大村落。

「當時該村雞鳴狗吠，猶如世外桃源，證明沒有日軍。因時在清晨，不便打擾村民，就走向一座大廟，暫時休憩。當我倆進入廟門後，竟然是一座國民小學，四週都是教室，中間為操場，這時已有一位老師作晨操。當我們六眼相望時，甚覺面善，好像是熟人。俟走近時，果然是舊友，不僅是晉城小老鄉，而且還是國小與初中的同學苗老師。苗老師認出我倆後，大喜過望，問說：『聽說你倆在華北督導團服務，怎麼跑到這裏來？』

「這時苗老師已將我倆領到會客室，臨時也變成我們住處。我倆坐定以後，始將遇難情形，原原本本的向他說出。他聽了以後說：『這座學校是東嶽大帝廟的前院，東嶽大帝非常靈應，若有敵人前來，就會事先示知，你們放心放膽在此地住下好了，絕對安全。』

「苗老師陪我倆吃完早飯後，就上課去了。我倆無所事事，信步走進內院，參觀該廟的大雄寶殿。正面所塑的東嶽大帝，雖然慈眉善目，但大殿四週的神像，却個個張牙舞爪，猙獰可怖。因我倆是天主教徒，對泥塑神像原不信任，看過也就算了。時至中午，苗老師課畢，乘吃中飯時間，問我們未來作何打算。此時華北督導團不知

逃到何處，在我們想來，團部的情形跟隊部一樣，已被敵人衝散，不知下落，無法再回隊部和團部，只有設法返回晉城老家的一途了。當時我倆把心事說出以後，苗老師接下就說：『聽說晉城也被日軍佔領，你們不能爲了回老家而去涉險。我勸你們向東嶽大帝請示，再定行止，比較妥當！』

神父指引歸隊途徑

「因爲我倆是天主教徒，對於怪力亂神一向不信任，因而未便回答。苗老師是一位虔誠的教徒，一看我們猶豫不決，沒有回答，知道我們不信任東嶽大帝，便以最誠懇的態度說：『此廟東嶽大帝非常靈應，有請必示，還可請神下界，跟人面對面談話，你們就會信神指示了！』」

「『在全世界所有的宗教來說，若教徒們請神賜助降福，只能祈禱而已。但道教獨有請神降臨的辦法。就是用朱砂筆，將請神咒語寫在一張麻表紙上，一面念咒語，一面將黃表紙焚燒於清水碗中，時過不久，邀請的神祇就降臨了。不過求神之前，還有一個限制，就是由大殿上高懸的神鏡來鑑別。一般人來照看，身上穿什麼衣服，就反應什麼顏色，與普通鏡一般無二。但由乩童來看，只有三種顏色，即黃、藍、紅三色。凡穿黃衣者再世成神，穿藍衣者再世轉人，都有請神的資格。若穿的是紅衣者，再世要轉生禽獸，就無請神的資格了。』

「苗老師講完條件後，就喚來兩位乩童學生，引導我倆到神鏡前去鑑別。當我倆站在神鏡前

時，兩位乩童異口同聲言明，我倆穿藍色衣，也就說明有請神的資格了。下一步驟，就是到淨身房去沐浴，這是請神前必有的手續。接就由苗老師領我倆先跪在大帝神像前，令兩位乩童站在兩邊，然後由苗老師劃符念咒，將請神手續一一作完後不久，兩位乩童就傳言，東嶽大帝神祇駕到，問我倆有何請示？我倆當時同稱：『想東返晉城原籍，前程如何？』『不可東行，只宜西走！』『若向西行前途如何，如何走法？』『後天清晨七時，在此村西十里的地方，有晉軍一師步兵經過，而那位師長跟你們熟識，你倆跟他走，就可到達晉西！』『此次西行是否還會遭難？』

「大難已無，小災還有，希多注意。」

「因爲我倆是天主教徒，對於由乩童所傳神言，多少還懷有疑慮。事被苗老師窺出，他接下就說：『你倆如對大帝所言還有疑慮的話，不妨另請其他神祇加以證實，因爲神靈互通，所言當然相同了！』『這是道教廟宇，還能請教他教神祇嗎？』『天下的神祇都能請到，現在請將你最信仰的神祇神名道出，即時就請其前來，給你們釋疑解惑！』『我倆最信仰的神祇，就是雷鳴遠神父，我們就請雷神父前來指示！』『一位生前的神父，死後不一定成神，若不能成神，就無法請到。』『雷神父生前，已到無我境界，於今逝世一年了，他一定會成神，我們一定要聽到雷神父的指示，才會相信的。』於是苗老師又將請神手續作過後不久，兩位乩童又傳言說神祇蒞臨，但不是雷神父，而是耶穌基督，問我們何事請神？我倆接下同稱：『我們原不敢驚動聖駕，只請

雷神父，不知雷神父爲何未來？』『此時他正忙公務，無暇應請，由我代他而來，你們要見雷神父，請晚間再請好了，現在有何請求要快說。』『現在我們想回晉城，不知可否？』『此事已有神祇指示於先，我不必重述了！』『請問我倆在中條山上原土坪地方，被日軍逮捕，要槍決時，是否有神去救？是何方神祇？』『是我去救你倆的，當時我還說過我也是吉力基督呀！那是日語，改譯華語，就是耶穌基督了。』『我們在翼城跳城逃走時，是否有神祇去救？又是何方神祇？』『那是關聖帝君去救你們的。』『我們想知道華北督導團下落如何？』『這事應由雷神父回答，你們還要見他，我不必多言了！』

「在耶穌聖駕走後，我倆託請兩位乩童，到天堂去看雷神父的辦公情形。據他倆說：雷神父是藍眼睛、高鼻子，外國人長相，身穿金黃色外衣，項帶金十字，辦公桌堆了好多卷宗，有時用中文，有時用外文，在卷宗上寫畫，忙碌異常。因爲雷神父生前沒有到過該村，那兩位乩童竟異口同聲，說是外國人長相，不像中國人，令我倆驚奇不已。對他倆所傳大帝與基督之言，大起信心。」

洩漏天機受懲頭痛

「時至晚上，由苗老師再度作完請神手續後，雷神父果然蒞臨東嶽大帝廟。我倆首先悄悄的問兩位乩童，雷神父此時穿什麼衣服。他們回答：身穿灰色長袍，外加無袖黑卡，腰束皮腰帶，胸帶一圓形徽章，腳穿牛鼻鞋與布襪子，項上帶

一紅十字架。這是雷神父生前日常生活的衣着。而兩小童既未見過雷神父的面，於今說的一模一樣，我倆請神的事，就不能不信了。我們當時最關心的事，就是華北督導團的下落。因而首先向神父發問說：『本團近況如何？』神父即說：『三分之一戰死，三分之一被俘，三分之一倖存，現已過河在渾池收容所。』『本團高級人員近況怎樣？』『正副主任現在西安，秘書長李大方被俘太原，總務處長立珊兄弟，被俘保定（現健在臺灣），各隊長都無傷亡，李隊長（指筆者）在渾池作收容工作，你們不久就會向他報到的。』『此次日軍圍攻中條山，神父事前是否知曉？』『當然知曉！』『神父為何不示警本團，來躲此劫？』『這是劫數，非人力神力可以扭轉！』接下我們又問：『中日戰爭，何方取勝？』『當然中國取勝。』『我國何時取勝？』『再過三年就可知曉。』

「我倆接下又問：『中日戰爭結束後，我國今後是否還有戰事？』『不僅有，尤且死人逾億，因而天下的神祇，都集中於中國，來救好人！』『那又是什麼戰事呢？』『兩黨互殺！』『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嗎？』『也可以這麼說，但不盡然！』『若非國共兩黨，又是那兩黨呢？』『這是天機，不可洩漏。未來的事，不必再問！』

「雷神父既不准再問未來的事，回頭只好來問現情的說：『我倆現因此地，如何脫險？』』前神指示清楚，照行無誤。』『我們何日可渡河，何時可回團報到？』『你倆離此四日後，可抵

晉西，七日可到西安，兩週後就可到渾池報到。』雷神父說完此話，就告辭走了。

「我倆得到雷神父的詳細指示後，就決心回團。果於第三大清晨，在該村西十里地方，會到晉軍一師人馬，而師長不僅是熟人，尤且還是晉城小同鄉。就此在該師掩護之下，先越同蒲鐵路封鎖線，繼又搶渡汾河，不意在半渡時，張儀一時心慌，竟然墜馬落水。好在該師長善游泳，即時下馬入水，將張儀挾持游上河岸。因渡河處是汾河下游，河床甚寬，日軍發現後，雖隔岸開槍射擊，業已來不及。這就是神祇所說的小難了。經四日果到了吉縣克難坡，特蒙閻長官（錫山）召見慰勉，每人發給一張軍毯及日常用品。並批准搭乘長官部到西安的交通車，時經二日就趕到西安。又蒙正副主任召見慰勉，面囑我倆即日到渾池報到，並帶一個口訊給李隊長，說是于斌總主教，不日由渝飛抵西安，前往渾池慰問華北督導團落難人員，要隊長早作歡迎準備。」時過一週，李廣和團主任、李敦宗副主任，親陪于斌總主教蒞臨渾池。筆者獲情後，自得趨站迎迓。

于斌總主教在車站人羣中，猶如鶴立雞羣，高人一頭，一望即知。因係首次晤面，不能冒然趨前致候，旋經同行的正副團主任介紹後，于斌即向我握手致慰。因李家寨收容所設備簡陋，無法招待上賓，乃事先在車站附近訂好旅舍三間，安排他們三人住下。于斌總主教抵渾當日午，先在城內天主堂作禮拜，以盡行客拜坐客之誼，翌日才到李家寨收容所去慰問本團團員。唯慰問杜諾與張儀時已在醫院，蓋因他們夫婦兩人，自向

我報告遇神經過後，就大叫頭痛不已，當日即將他倆送渾池醫院去療養。他倆突然成病，可能與洩漏天機有關，被神祇警告使然。自生病以後，就不敢再談此事了。時過二日，團本部發表我升任第五工作隊中校隊長，翌日就隨于總主教先至洛陽，繼轉孟津走馬上任。就在這時，財政部成立緝私署，由戴笠將軍兼任署長。戴將軍為了調節前方同志生活，乃大量調往該署出任要職。例如時任華北戰地情報站站長喬家才將軍，於是年秋被調陝西省緝私處，出任簡任處長。筆者也於是年多，被調武威查緝所，任薦任所長。筆者從此離開華北督導團，對雷神父的神奇故事，所知僅如上述。（全文完）

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
請撥電話五三六六八六六。

編輯部啟事

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十數起，惟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，因此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，詳細參閱稿約，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；來稿以六千字為限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）。來稿若未採用，恕不奉覆，亦不退稿（務請自留影印底稿）。